

2014 給上一代人的情詩

2012 我閉門苦讀高普考

喝風，吃雨

靠小寧打工接濟

不去聽2013，機械獸鎮密陣形

議場外靜列

菸絲墜落

黑暗中大口呼吸者，行為已違法——

一場雨。

上一代逼視著大火

這一代

卻在雨中弄髒了眼鏡。2013 我騎單車載小寧

回到老眷村

旋即跌入1997、1985、1968

承認記憶不願帶走的（老窗格、薄暮色

雨夜小巷子）

遺忘就註定要帶走……

2013，這世界已不屬於我

牽著小寧走上街頭

人群中我高呼口號：「無法原諒是因為
已經原諒？」「依法行政意思是

怪手與拒馬？」

時光的背影瀟灑轉身
槍殺了我們——

（2014，時間倒轉

死者甦醒

公平與正義要回來了，白紗裡小寧嬌羞
奔向我胸口）

一場夢。

2013 我在深夜重讀王小波

在一並不偉大的時代，執意翻開偉大作品
旋即被拖入歷史的暗巷
像殘廢的

大樓洗窗工，在暴雨的逼供中哭出白銀……

2013，天地不仁

誰不是自己

僅有的不敗之地？

2014 床頭燈亮，我知道基本薪資
快調漲了

我知道自己快有房可住了

我知道十七歲小寧

卸下肩帶，在一個新世界的微光裡等我

我知道，我知道

但 2014

睡不著的人沒權利要求醒來……

西門深夜走唱隊

一

晚風徐徐，不再為誰感到憐憫
悲傷的歌者
胸口已雜草叢生
從戀愛開始，星星在不固定的
隱喻上方照亮
夢裡的廢墟和淺水

熟睡的漁夫

輕含著蘆葦略有苦味

二

不再為誰感到疲憊
往海邊的打烊巴士307
繞著噴水池沉思
直到油料耗盡，等車的老人
徹夜把它漆成藍色的
鯨魚骨骼的藍，夜晚的海棠花
在沙灘靜靜死去
然後盛放

三

不再為誰感到快樂

為誰歌唱

鏡頭前一對擁抱情侶

挽著手，消失在巷子盡處

（他們踩碎我的眼鏡）

小寧。他們擁有了最殘缺的詞：

愛，紙屑

草地與竹蜻蜓



在凱道

——與洪仲丘

今晚，我們無權保持緘默

刨去雙眼的鬼魂紛紛

湧出星空的平房

那深奧的光芒震醒我，掩沒我

今晚在凱道

我們不能流淚不能

背對

那遭挑釁的盲人，遍尋不著的天空……

這麼多夜晚過去

安慰的是誰的明天？那視我們為灰燼的世界

大風般掩面而來

密雲是顛倒的盛宴，釋放無聲的大火

今晚在凱道，我不思索自由

雨水落下

落下，就無權保持緘默

在凱道，今晚

我們就是易燃物周圍的白紙，是安靜

移近針尖的閃電

是硫磺粉

撒滿世界漆黑的眼窩，下一瞬

就要豔紫地點燃

（那裡，黑暗曾如大軍般輯集……）

要怎樣宣傳我們的快樂

要怎樣宣傳我們的快樂呢
一個破啤酒罐在城市中央迷路
我告訴一個又瘋又癩的老乞丐
然後我告訴你

我們應該寫詩嗎

我們應該成為一個 punker

在背後寫上流浪兩字

在胸前畫一棟房子

又或許世界根本無分正反

反正我們已同時怠慢了
最有美德的
和最邪惡的主人

或許可以開始說謊了
我們的詩句夾著廣告單
被送到一個盲人手裡
垃圾桶的分類永遠不夠齊全

在胸前畫上十字路口我們不知所措
心中的破啤酒罐被踢得哐啷，哐啷響
為什麼我們的愉悅
聽起來總那麼地憂傷

社子

小鎮是緩慢的。像雨夜
堤防

一組舊沙發

一人在紗窗內熄菸，菸燼
墜落，又彈起

銅鐘擺是極慢的（也許我們的夢已過期）

颱風警報

寂寂，來自床前廣播音

鐵皮屋、廢紙廠

小廟深處的紅光

一座島比生死更慢、比時光冰涼
比記憶，更靠近水銀燈下
野狗
濕熱的鼻息

（而風起是極慢的）
（蘆葦以全數耳尖聆聽著）

傍晚時分，關閉了二號水門

盛夏夜歌

這個夏天將是最最激烈的夏天
因為愛情熟透因為愛人的臉

倉皇地老去，昔日的房間

被悲觀的書籍逐漸充滿

看海的人怒視大海的一無所有

所有追悔是同一個如果

如果夏天到來，我們就倒臥回大雨之中

這陣雨水將是最最冰涼的雨水

因為不願淋雨者都已濕透

我確信我們身體強壯，情感簡單

雙腳立於土地接受命運

但命運是火場裡瘋狂的車夫

罔視我們心中的貴婦

我們若有苦我們就不必流淚

如果雨水落下，記憶就是最好的誓言

這次記憶就是不再被提及的記憶

當放蕩者露出久違的胸膛

萬頃晴空就這樣消滅

讓我們狂奔於沒有邊緣的地圖

讓肉身的等高線逼近靈魂的頂峰

在西藏、在台北、在金邊

記憶並不是全部夏天，何況我們還有生活

如果夏天到來

這才是最最激烈的夏天……



氣象人

那人首先是黑色的

一具安靜的，發著光的安那其屍體

他堅毅的愛人引領我

來到戰場

旗幟敞開如垂危者，大政府的天色

無數幻影噬咬、分裂著我們

我安逸的血肉感到疏離

寒冷，害怕。我已不再屬於這裡了

我已不再屬於這裡了

音樂與詩歌隱遁的節慶

在暴雨和車隊間，我甚至無法聽見

除了我琴房除濕機之外

一切運轉的聲音

——氣若游絲。我來到他身旁

像一個失憶僕人。將眾鳥驅走

便在湖邊呆坐

拔起兩株幸運草，揣摩種種戰爭的涵義……

但我親愛的安那其

你眼睛的墳地，不再有強光射向四野

這是春天

雨水在積水中餵養自己

這就是你不願背對的命運嗎？現在
你的身體只是一場

飢餓的革命者，飽食的饗宴了

自然的聽證，自然死亡

然後是索求與供養

平靜地，移動，廢棄監獄一般

在冬夜的島上自由移動

這麼孤獨的走法

你也無須再為我的長髮而悲傷

現在，我已經為你帶來故鄉的衣服了

當警車燈光襲向擁擠的廣場

每一具失神的肉體，相對於愛

相對時代

都顯得不再虛無……

飛鳥

三十歲聚斂隱密的光源。安靜的雨水直抵
胸膛。冬陽般慢慢呼氣
我們微笑著
滿懷希望卻看不清自己

不再怨懟。原地的自己只感覺到風
三十歲擱淺萬物與記憶
熄滅心中
微小的銀花碎火。像冬夜

長泳者上岸清晨——
滿潮了低溫的陽光。事物的秩序穩穩

如大衣千鳥紋
平行、靜默
不再穿過充滿罅隙的一生

心在一切的深處受困又重新完整
而你也來到此刻
三十歲

餘暉海水般攬著她肉體，潔淨。現在是無悔冬陽
青空澄澈，安放一切的光潔與明亮
抵達過的遠方退得更遠
晚風徐徐
我們已不必看清自己